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七

餘姚翁元圻載青

公羊

元圻案閻氏曰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案此董子對膠西王語見漢書本傳繁露作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攷公羊氏之傳所謂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全云西京公羊之學江都最著江都之言五行志最多亦不甚醇至何休則愈妄矣○元圻案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為

公羊學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又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　太史公史記自叙余聞之董生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公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何休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疏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又注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云演孔圖文也又第一卷隱公第一下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春秋藉位于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避稱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不順言乎　書錄解題三謂公羊訓詁傳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疏又曰何氏作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齊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是爲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已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　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後漢書鄭元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乎　蘇東坡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　晁說之曰何休特負於公羊之學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紛紛也旣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邪　呂大圭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　晉書王接傳接嘗謂何休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公羊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　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顏師古註曰名高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九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

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為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者本首者尚有蓋未審也　後漢書儒林傳下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公羊解詁

筆談（余云沈括作）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臨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羽目前編從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四技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

之論紛然入春秋閉卷第一義也惟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惟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　唐書啖助傳助字叔佐為春秋集傳復攝其綱條為例統　經義考一百七十六載趙氏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卷章拱之曰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己說可以例舉者為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第四亡逸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顓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元圻案漢書雋不疑傳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衛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　公羊傳定公二年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
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
以拒之也　漢書蕭望之傳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
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
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
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師古曰春秋公羊傳
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
大其不伐喪也　又爲奉世傳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
攻刼南道與歃血畔漢奉世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必危西域遂以節
諭告諸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
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
賞　公羊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大夫無
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　漢書嚴助傳助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
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閒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
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
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公羊傳僖二十
四年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註不能事母罪大
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

左氏載曹劌問戰莊十年　諫觀社莊二十三年　藹然儒者之言公

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原注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 闓按廣六以目索隱云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荊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元圻案公羊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荊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則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荊軻至秦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莊四年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闓按高宗紹興八年魏光履叙次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

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元圻案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爲齊襄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漢書匈奴傳漢旣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　周禮調人疏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愼異義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讐古周禮說復讐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讐也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元圻案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云云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　此二條皆有感於高宗之忘讐也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元圻案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范甯穀梁傳序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　董卓廢漢靈帝爲宏農王司馬師廢魏主芳爲齊王孫綝廢吳主亮爲會稽王桓溫廢晉帝奕爲東海王

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邱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爲美非美也孟子以爲盛有激而云何云盛桓公正所以衷五伯也

○元圻案僖九年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穀梁傳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以衛石惡爲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爲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閻按野客叢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安得謂絕無第尚沿王莽之禁數數耳○元圻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劉氏春秋權衡十二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此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　且石惡名甯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註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　漢書匈奴傳莽奏上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　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

說非也從左氏說

用致夫人公羊以爲姜氏譏以妾爲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或之仲舒說經甚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厥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元圻案僖八年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宋張洽春秋集註曰穀梁傳言夫人而不以氏姓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爲成風而啖趙肯從之范甯謂欲尊其母實卑其母此言得春秋之旨 晉書禮志中興寧元年哀帝雍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朞彪又啓厥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董子治公羊春秋其說具在繁露亦見於漢書五行志攷志曰釐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公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據此則仲舒實主公羊之說而以夫人爲成風乃劉子政之說也故范甯穀梁注亦引作劉向厚齋先生以此說爲之董子不知見何書當攷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定元年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昭三十二年又云宋仲幾不受功定元年蓑字當從漢志作衰原注音初爲反衰差也與左氏合方樸山云公羊釋文云蓑一或作衰一或音初危反此即漢志之說然不衰城頗費解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開按見隱五年○傳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註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化我按桓六年行過無禮謂之化則我字非齊語○傳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化我字亦見哀六年傳樵之按見桓七年○經焚咸邱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註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齊人語也漱浣按見莊三十一年○經築臺于郎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註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筍將按文十五年齊餘名竹篾曰筍不與下將字連○傳曰脅物而

歸之筍將而來也註筍者竹箯一名
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　踊爲　按僖十年踊豫也不與下爲字
爲文公諱也註踊豫也　詐戰　按僖三十三年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傳
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　日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註據不言敗績
夕註渾文也詐卒也齊人語
方㑥山云詐戰卽乍戰　往黨　按文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
經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
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　往殆　按
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
五年殆疑不與上往字連○傳曰莒將滅之故　于諸　按哀六年○傳曰
相與往殆乎晉也註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
諸其家註于諸　陳乞使人迎陽生于
置也齊人語　累　按見桓二年○傳曰及者何累　㤥　按見桓五年○經正
也註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　月甲戌己丑陳侯鮑
卒傳曰曷爲以二日卒之㤥也　如　按見隱元年○傳曰將欲立之已殺之
釋文㤥呼迷反狂也齊人語　如勿與而已矣註如卽不如齊人語
昉　按見隱二年○傳曰始滅昉於此乎註昉適也齊人語䟽胡
毋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　棓　按見成
二年○
傳曰踊于棓而闚客註凡無高　脰　按見莊十二年○傳曰萬怒搏
下有絶加躡板曰棓齊人語　閔公絶其脰註脰脛也齊人語　之類
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䞴楚曰媒
按見媒氏○地官媒氏註媒之言謀也謀
合異類使之和成者今齊人名䞴楚曰媒　疾爲戚　按見考工記○考工
記不微至無以爲戚

迷也註齊人有
名疾爲厥者

麋爲獶 按見梓人○考工記灌纔之獶山以章 註齊讀爲猱猱山物也齊人謂麋爲猱 漚曰涹 按見㡛氏○考工記㡛氏涗絲以涗水漚其絲註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 椎爲終葵 按玉人當作終葵爲椎○考工記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註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疏云終葵椎也者齊人謂椎爲終葵故云終葵椎也

手足擘爲骹 按見弓人○考工記弓人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註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擘爲骹之骹疏時齊人有名手足節擘處爲茭取弓隈與簫角相接名茭也

全菹爲芋 按見士喪禮○儀禮士喪禮其實葵菹芋蠃醢註齊人或名全菹爲芋疏云周禮醢人註云細切爲虀全物若牒爲菹若然凡菹者全物不得芋名此云齊人名全菹爲芋者菹法皆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則齊長者自然切乃爲菹但喪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爲芋之解也

祭爲隋 按見士虞禮○士虞禮祝命佐食隋祭註下祭曰墮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爲墮

題肩爲擊征 按見月令○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註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

滑曰瀡 按見內則○內則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註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也

相絞訐爲掉磬 按見內則○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註雖有勤勞不敢掉磬釋文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爲掉磬也

無髮爲禿楬 按見明堂位○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註楬無異物之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楬

穊爲相

按見樂記○樂記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註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為相疏云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為相也

殷聲如衣 按見中庸○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註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

祈之言是 按見緇衣○緇衣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註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訛誓其可遍通哉

閻按王氏引何休註為齊語者已見上矣猶有遺者莊四年怒莊二十年瘠莊二十四年僂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八年嚴宣十八年墠昭二十一年因諸皆齊人語也 三禮註遺者尤多司尊彝云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又云齊人命浩酒曰滌圉師云齊人言鉄質之椹蟈氏云曰齊魯間謂聲為慟考工記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云齊人謂斧柯柄為椑士冠禮云齊人名備為靺韐聘禮云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莒者檀弓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禮器云齊人所善曰麃內則云齊人呼傾巾為紛又云紀莒之間名諸為濫又云東海鮫魚有背名乙在目旁樂記云齊語稱裂為滯雜記云齊人呼卷為武喪大記云齊人謂棺束為緘繩緇衣云資當為至齊魯之語○元圻案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註怒遷怒齊人語也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註瘠病也齊人語也莊二十四年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約然後入註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乃入故為難辭也莊二十八年傳春秋

伐者爲客註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又傳伐者爲主註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宣八年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註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宣十八年傳墠帷註埽地而祭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昭二十一年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註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疏舊說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鬱齊獻酌凡酒脩酌註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　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夏官習師射則充椹質註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秋官蟈氏掌去鼃黽註齊魯之間謂鼃爲蟈考工記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句兵椑註椑讀爲鼓鼙之鼙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

儀禮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註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聘禮四秉曰筥註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曰筥者

禮記檀弓何居註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禮器君子祭祀不祈不麾蚤註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麾疏云蚤謂先時也釋文齊人謂快爲麾內則左佩紛帨註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又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清白羞糗餌粉酏註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又魚去乙註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樂記卵生者不殰註殰裂也今齊人語有殰者雜記委武元縞而后蕤註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疏云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也喪大記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註今

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械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案春秋繁露玉杯篇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以謂之喪娶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

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爲禮以爲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

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爲巧飾經傳以附人情原注預但知春秋表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元圻案范甯穀梁傳叙左氏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 杜預議服見晉書禮志通鑑晉武紀泰始九年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杜預議云云又曰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穀梁 元圻案閻氏曰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晉范甯作 孝經序襲其語 元圻案唐明皇帝孝經序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墬形訓正中冀州曰中土閻按墬形訓少室大室在冀州泰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為證　集證日知錄古者天子常居冀州後人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有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按穀梁疏引鄒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元圻案中土之稱冀州猶今之稱京師為長安京尹為京兆尹也但祇可用之於辭章耳釋文云鄭本京兆鄭縣為雍州之域後徙河南新鄭為豫州之境冀在兩河之間非鄭都也麋氏云韓侯滅鄭韓都冀州故以目鄭

秦自殽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僖三十三年止齋陳氏傅良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

滅庸以後秦為楚役 閻按僖二十五年秦內楚申公鬬克以歸三十三年有殽之役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元圻案陳止齋春秋後傳左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曰外相敗不書此何以書惡晉也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搆怨自此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霸是故外會師而不及特書及而晉侯貶稱人晉不競而楚霸秦亦與有力焉耳　文公十六年經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伯宗攘聾者之善穀梁子非之 案成五年傳孔子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註取聾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　余友王汾原煦曰無績經無後也亦正云績繼也後伯尊子州犂奔楚州犂孫嚭奔吳是其證

董公遮說漢王 註已見前

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何云李文饒平澤潞頗採用杜牧之說而反出之于黃州　全云高宗航海劉相如力勸張浚迎敵蓋董公之亞而其後相加亦甚遜○元圻案漢書周亞夫傳東擊吳楚至灞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 案范甯註俠名也所其氏疏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糜信以為所非氏

所謂所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原注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原注獨行劉茂傳）後漢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劉茂傳註引之）晉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翟挾柔溺苑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此孫覺命王發微之說呂氏集解聚陵許氏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尚謙此也無駭翟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則俠之氏為所非也（紩證史游急就篇所不侵顏師古注云所所斫木聲也古有虞衡之官主伐木遂以為氏又通志氏族略亦云所者伐木聲本虞衡主伐木之官閈以為氏○元圻案宋有所淑熙寧間人鄭虎臣編吳郡文粹載所淑常熟縣新建顧氏倉記）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

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案以上皆襄三十一年左傳正義文）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閻案王氏後宋吳澹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厥說新實不通歷法近黃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所合余亦推以歷數為定論○元圻案南史隱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也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為揚州刺史徵為主簿不到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有敬禮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何云隱元年）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脤（何云定十四年）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魯是以為禮乎（元圻案劉氏敞春秋權衡十七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

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何安得譏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為榮邪是殆不然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甚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余云六朝清言成俗甯獨能矯正何以救世道眞儒也　集證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日知錄宋黃震言杜預註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解云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拏傳解云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以決勝負者哉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傳解云左氏傳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解云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解云般弒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解云經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不稱之喻也皆能糾正傳文之失○元圻案中說天地篇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

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元圻案襄二十四年傳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小雅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正義曰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左右總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馳道不除者曲禮注云爲妨民取蔬食也穀梁傳亦云道不除言祭祀不縣則有事但不縣樂穀梁傳又曰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祭不用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也穀梁云君食不兼味昭八年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小雅車攻傳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間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正義曰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覆質以爲槷與此不同毛傳又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此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蒐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案見隱五年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元圻案袁宏後漢紀章帝建初四年是歲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二白虎通義四卷隋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志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十卷今本僅分四卷朱彝尊覺察雜記稱荀子注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則輾轉傳寫或亦有所脫佚　近陽湖莊氏有輯白虎通闕文

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集證老學庵筆記今人書某為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註云鄧厶地陸氏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何云小顏藝文志注云名喜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原注漢書但云魯學閻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俶字元始見阮孝緒七錄趙氏損益義云然慮六以云宜補入　集證見氏志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麋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俶字元始皆未詳也又按論衡案書篇又云穀梁寘是穀梁子有四名也然名赤始自桓君山新論說最先後人多從之

論語元圻案鄭耕老曰論語一萬三千七百字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集證豫章先生集二程語錄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曰柳子名宗

（元著論語辨二篇其上篇）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止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旣沒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曰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趙岐孟子注謂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

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解蔽篇云有子惡臥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弟子解稱其彊識

好古道其視以爵得之者有閒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淩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弟子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纇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閻按嘗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爾無當於廟庭上廣而爲十二哲德行有三人爲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爲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爲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爲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遜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論語拾遺一卷宋蘇轍撰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略解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

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閒居潁川與其孫縉講論語因取獻說之未安者重爲此書　書錄解題別集類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游最久

春秋哀二年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何晏集解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元圻案魏何晏論語集解叙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爲張侯論爲世所貴苞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梁皇侃義疏曰苞氏苞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　苞咸後漢書儒林傳作包咸　皇侃疏曰鄭論本云問主也○集證按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注云朞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以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云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據此則唐時今文論語作問主又按釋文云問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春秋正義社主之說不爲無據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

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理宅皆居也 集證 後漢張衡傳注文選注並同 石林 宋經義考載此條石林下有論語釋言四字 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全云致堂說未穩○元圻案何晏集解引鄭成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 劉敞七經小傳曰里猶居也言人爲身謀居擇居於仁爲美 書錄解題論語釋言十卷葉夢得少蘊撰致堂論語詳說二十卷禮部侍郎建安胡寅明仲撰文定之子也 九經古義按釋名宅擇也擇吉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云擇擇不處仁爲不智

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 善說篇 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註取之 元圻

案何晏集解包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　趙順孫纂疏或問三歸之爲臺名曰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將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何謂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猶諸侯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禮臺名安知不以志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爲僭非失禮與案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奢視之僭而未至於僭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 全云餘姚燭湖先生孫應時象山弟子 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原注

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閻按此尤與舜有天下選于衆皋陶不言錯條四凶引證合　集注釋義考孫應時論語說今佚僅存說舉直錯諸枉一條於困學紀聞○元城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燭湖集二十卷附編二卷宋孫應時撰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餘姚人登淳熙乙未進士知常熟縣移判邵武軍考楊簡作應時壙志及張淏會稽續志均稱其紹熙初嘗應蜀帥邱崈辟預料吳曦逆謀其言果驗

王景文云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原注邵子之言見觀物篇○元圻案王質字景文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著雪山集王阮序其集曰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注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其集久佚今本從永樂大典錄出分為十六卷而此條所引不載集中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元圻案何晏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朱子集註取其前說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以上論語釋文之文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棠為黨家語弟子解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

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見宋洪适隸續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曾伯案通鑑唐元宗紀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詔祗載申黨而不及申棖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明薛應旂宋元通鑑宋真宗紀祥符二年五月追封孔子弟子顏回爲兗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爲郡公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爲侯命文臣爲贊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本史記作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閻按至明嘉靖始存棖去黨以合論語　宋行申棠元板作中堂　集證隸續鄭巾干政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盤洲云鄭司農注魯論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繚家語申續字周史記申棠字周此碑所用有自來矣　又按棖與堂通詩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云棠當爲棖堂又與棠通晉峻碑棠棠忠惠令德孔燦數作堂堂○元圻案明世宗時從張璁之議始改稱孔子爲至聖先師并罷弟子公侯伯爵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申棖申黨存棖去黨

甘羅曰項槖七歲爲孔子師 案見戰國策史記甘羅列傳淮南子 漢書古今人表獨不列項槖 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槖也 見漢書董仲舒傳 隸釋漑逢盛碑以爲后槖 案謚童子逢盛碑漢靈帝光和四年立文曰才亞后槖當爲師楷洪氏曰越椒漢傳術者之術者項后項偏旁相類頊有項音故借后爲頊文借頊爲項也淮南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作項託新序雜事五秦項槖七歲爲聖人師又以項槖爲秦人皮日休文藪雜著云無項託 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註疏無之 元圻案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注引嵇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槖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 案見何晏集解 太史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 集解太師摯適齊章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 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 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八人註師古曰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 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

皆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曰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班氏之說蓋本於此）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全云朱子弟子）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八人在紂時列上下二人武王時列上中）誤合兩事爲一（吳說見兩漢刊誤補遺第四卷樂師條）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正蒙）從孔安國注（何云洋洋盈耳孔所謂吾猶及見之者也當以孔注爲正）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集證按逸周書官人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無察其所安句）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咸之說○案禮記曾子問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正義曰鄭註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何晏論語集解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正義曰老彭卽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卽老子也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　陸德明論語釋文包云老彭殷賢大夫也案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老老聃彭彭祖　大戴記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朱子論語集註從包氏大戴禮龜山答胡迪功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答許尙書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卽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此意致堂讀史管見卷十曰仲

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案本文問字下尚有或以析疑似五字或以以字下有老子兩字絕滅禮樂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以爲師也集證楊升菴丹鉛總錄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元圻案呂氏希哲雜記上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五鄉城邑人相傳謂五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五鄉縣其城猶存原注鹿邑屬亳縣　閻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集證鹿邑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辯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元圻案梁皇侃義疏川流迅邁未嘗停止與朱子此說合

宋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事迹見宋史儒林傳著楚辭補註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註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隱括舊編定爲此本其訂正傳註之謬誤者別爲辨證二卷　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子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　此條即胡氏拾遺錄題爲己說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元圻案史記孫吳列傳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臏至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者竊載與之齊齊田忌進孫子於威王遂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兵龐涓果至齊軍萬弩俱發龐涓自剄　張儀列傳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　韓非列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因敎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全云董公一言遂興漢李勣一言幾亡唐○元圻案三國志蜀諸葛亮傳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亮曰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晉書賈充傳侍中任愷進說請充鎭關中充既出外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鎭百僚餞于

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　邵子西晉吟禍在夕陽亭一語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元圻案舊唐書太宗紀高祖武德四年太宗擒竇建德王世充降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與之討論經義　唐書褚亮傳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　又姦臣傳許敬宗高宗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事諍議遂定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秋七月以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御史爲判官書記從度出征　又李宗閔傳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　唐書李宗閔傳宗閔性險譎始有當世令名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李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大敗

尹和靖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閻按東澗湯漢號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

失本義矣元圻案宋志尹焞論語解十卷又說一卷經義考云未見尹氏之說朱子集注取之或問尹氏之說朱子曰尹氏之說則爲君而言之爾若爲臣而言則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皇侃論語義疏曰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尹氏之說蓋本此　湯東澗名漢字伯紀安仁人度宗時官刑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致仕諡文清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元圻案程氏遺書謂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繒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爲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士冠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爲純周禮地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

爲聲 原注釋文純側基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紂當釋文云紂音緇依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紂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緇也取說文 集證說文糸部純字下云絲也从糸屯聲論語今也純儉常倫切 祭統以供純服正義凡言純者其誼有二一糸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糸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經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卽讀爲緇卽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元圻案釋文純側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注一入曰緅 案見何晏集解 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縓 釋器文今本入作染 禮檀弓練衣黃裏縓緣 儀禮喪服 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 以上並葉夢得論語釋言之文 集註謂緅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 原注正義曰一入爲緅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讀緅爲縓當以石林之說爲正○元圻案爾雅一染謂之縓郭註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註淺赤三染謂之纁註纁絳也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鄭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是不得爲近喪服也

今孔註云一入爲緅皇侃疏云緅者淺絳色夫三染爲纁纁是絳色況入爲緅則近於纁不得謂之淺絳色矣孔註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今攷弓及喪服皆曰縓緣而不曰緅緣是孔註誤以縓爲緅故厚齋以石林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集解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尙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元所案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又曰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

漢書谷永傳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云云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

漢書揚雄傳雄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永次五三綱得乎中極天永厥福范望注五爲君位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正則三綱得綱舉則得其正故爲中極極得其中故天長其福也

樂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與白虎通同

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九 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原注與太極圖說同 何云周子蓋用其語耳其云日進故動亦名處也 ○元圻案日進故動包咸語俱見集解今本皇侃義疏作自進故動疏云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邢疏作日進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

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案宣十二年左傳注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正義曰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方樸山云此解善矣然季札觀樂國風之次亦異今序夫子何獨不言而以雅頌爲得所竊意上文言樂正此言雅頌非指詩篇乃指樂音耳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正得其所之義史記孔子世家亦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也○元所案呈保流曰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返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竊[illegible][illegible]石林樸山二氏之說而國風之次得所亦在其中矣　宋史藝文志許[illegible]詩語釋言朱氏經義考云未見而附載前釋以宅爲擇及此條於後豈其說之僅存者歟

呂氏春秋（仲冬紀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原注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　何云屬書字於下則呂覽未始以爲人姓名致堂自誤也　全云漢儒以直躬爲人名未必不因呂覽而誤何氏亦攷之未審　集證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陸德明論語釋文直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馳文塗此上御也（太平御覽八十一引之）謂五臣九臣（元圻案何晏集解敘近故司空

謨蔡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之義說邢疏周生烈敦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集證按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自序云張角敢後天下潰亂哀昔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餘植仲尼作門誡云又按抱朴子云舜鑄五龍漢致六翮椰燧弔夷齊文云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塗皆本於此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此文子符言篇文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原注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為賢也議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集證吳志韋曜傳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略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國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晉書陶侃傳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酒器樗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

曹操祭橋元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

不如〔何云稱又云夏侯湛虎步關右所向無前孔子所謂吾與爾俱弗如也○元圻案後漢書橋元傳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操嘗感其知己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自爲文曰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　九經古義云吾與女弗如也論衡問孔篇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陳鱣文曰鄭元別傳元從馬融學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包注見集解〕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原注說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案注語即節取繁露郊祭篇文〕周書武寤篇〔閻案當作和寤解〕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諏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韋昭註引〕以仲舒與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閻按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爲即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即伯達君奭有若南宮适即伯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成註成王時四人者近之亦一解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鄴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載八士更多三乳　集語邢疏云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湣襲輪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漢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之子則謂在文武時其說似允〕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爲穆伯之子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 原注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閻按穆伯即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名穀叔服所謂穀也食子者惠叔名難公孫敖次子叔服所謂難也收子者至惠伯爲叔仲氏父公孫茲祖叔牙與惠叔係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 集證魯有兩惠伯一叔仲惠伯與惠叔爲從祖昆弟一子服惠伯名椒孟獻子之孫於惠叔爲從曾孫○元圻案陳氏書錄東坡論語傳十卷文獻通考作論語解 四庫全書不著錄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原注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何云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觧前注尤無稽 集證隋志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

爲儒效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注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楊倞注荀不以子弓爲朱張○元圻案皇侃疏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已合同也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見何晏集解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見左傳僖二十四年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邢昺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原注眞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案陳彭年事見道山淸話少陽篇又附唐志不著錄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諡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尙誰爲之節惠哉禮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諡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元圻案論語不念舊惡章皇侃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愛兄弟相讓不復立也皇疏不言出於少陽篇亦不以夷齊爲謚又云姓墨台叔齊名致皆不與邢疏同邢疏蓋據陸氏釋文　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云云其文略與皇侃疏同　元陶宗儀輟耕錄藏否衍聞若鉉云孤竹君姓墨胎名台初音怡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遐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夷齊是名非謚矣　翟灝考胡氏寅論語詳說未見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閩本作眎世俗徇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全云此言亦必有感於當時之爲孔光馮道者○元圻案趙順孫論語纂疏引三山黄氏榦曰接輿沮溺丈人此四人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攷其言

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淸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端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眞不啻若犬彘求欲爲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惟夫子然後可以譏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譏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厚齋之說似本於此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集證季秋紀審己篇注云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復釋之蓋因子路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兩說其字當爲拱執之義元圻案邢疏以共爲供具晁氏說之依石經嗅作戞謂雉鳴劉氏勉之依爾雅嗅作狊古闃反謂張兩翅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朱子疑此章有闕文故幷採其說而未決所從張南軒從邢說蔡氏集說節謂共拱手也嗅疑作歎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歎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故闕之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元圻案陳氏書錄謝氏論語解十卷上蔡謝良佐顯道撰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書亦不著錄

陸務觀放翁稿門銘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原注五峯謂此說是 何云五峯誤矣不主皮句當作何解○元圻案馬融說見何晏集解 陳氏書錄四五峯論語指南一卷監南嶽廟胡宏仁仲撰詳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宏文定之季子也 經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書亦不著錄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原注用樂記區萌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集證玉海四十一紹興三十二年刑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進論語解義○元圻案五峯語見五峯集卷五論語指南評黃祖舜繼道沈大廉元簡之說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　顏師古東平思王傳注引小道可觀亦以爲孔子語唐書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太宗平洛授文學館記室貞觀初封曲阜縣男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邵博聞見後錄七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老子之言皆引用之誤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全云東方朔上奏牘云以卞莊子爲衛尉　集證新序義勇篇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見魯將軍曰昔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又按韓詩外傳載卞莊子事與新序同

史記伯夷傳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是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原注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元圻案王貢兩龔鮑傳注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爲近是也　石曼卿首陽詩云遜國同來訪聖謨適逢爭國誓師徒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充身安是餓清魂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背雖雙此行孤自註云夷齊在孟津諫伐紂而死於首陽其山在蒲蒲乃舜都也　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今本濟澮作溝澮案下有河濟之文則上不應復出濟澮蓋王氏所見本誤余同年丁小山杰曰宋諱亦避溝字或是齋有意改

之（歐陽公石曼卿墓表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家於宋州之宋城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其爲文章勁健稱其奇氣　陳氏書錄二十載石曼卿歌詩集一卷）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爲學之有本荀子（成相篇）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何云銷昏卻格字　今云以此證格物亦隔一層○元圻案荀子山川頌謂水似力似持平似察似智似知命似善化似勇似武似有德）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見朱子語錄）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元圻案魏鶴山作呂成公讀詩記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成公於夫子一言蓋佩以終身矣　宋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受業於陸象山之門登進士第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諡正獻）

宋史有傳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案孔叢子雜訓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云云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原注經謂詩書

○元圻案原注四字即楊倞注文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

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集證朱志吳筠心目論一卷般若經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爲色耳聞爲聲鼻齅爲香舌嘗爲味塵身染爲觸塵意著爲法塵合爲十二處也復次六識者本自一心通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齅爲鼻識從嘗爲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合爲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爲能學六根六塵六識○元圻案伊川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風俗通子之祖父彬爲汲令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壁上有懸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胸腹痛切攻治不愈後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宣遂解 史記李將軍列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 詩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小序閔宗周也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小序孝子不得終養也 吳筠心目論云動人者心亂心者目失眞離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遺滯清神而已 陰符經一卷傳爲黃帝所作唐李筌稱於嵩山石室得之晁氏讀書志定爲筌所僞託朱子以其時有精語非有道者不能作嘗考定其文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 何云三代之士

在後世則一命之小臣也方爲秀民而以言責自任是侵官矣此漢宋太學諸生析理不精過乎中而不自知　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原注乙酉二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語而議之　閻按乙酉爲元世祖二十二年宋亡已九載翁感夢如是與韋孟夢爭王室何異　何云前宰輔似謂陳宜中　全云陳宜中在太學嘗上書攻史嵩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何云集註用其餘若三字尤該括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原注集解不取集註用鄭說　集證爾雅釋器裳削幅謂之纀註削殺其幅深衣之裳又按鄭說齊倍要取玉藻縫齊倍要之文集註復取深衣要縫半下之文意更完備○元圻案集解引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與鄭義不背故皇侃仰引鄭注以釋之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腰者也　鄭注亦見左傳昭元年正義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又云湖北有澹臺儒林

傳澹臺子羽居楚元圻案水經注二十二引土地名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飡閣本作餐下同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外儲說右上篇文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原注攷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　全云此不足據然王氏小註已知其非矣蓋既爲叔孫氏邑則季孫何預焉　集證按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至衛子路出於蒲者也引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據此則子路爲蒲宰非郈也然攷北堂書鈔縣令類引韓子亦作子路爲郈令則訛蒲爲郈唐時已然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全云申屠嘉事見袁盎傳魏相事見霍光傳○元圻案漢書申屠嘉傳嘉梁人也爲丞相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又董仲舒傳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宏遒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又霍光傳光薨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於是霍氏甚惡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　後漢書袁安傳竇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竇氏大恨然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漢書袁盎傳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謝山謂申

附孫事見袁盎傳皆指此也案傳又云盎說以文帝北辭受言嘉乃再拜引盎入坐爲上客盎未嘗爲嘉折也故注仍引嘉本傳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見左傳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元圻案呂氏春秋愼大覽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戰國策士誣聖之言故孟子辭而闢之 漢書朱博傳贊曰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又賈捐之傳時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又共爲薦興石顯聞之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竟坐棄市

朱子以無垢閎按無垢張九成號爲雜學論語集註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 元圻案朱子雜學辨辨無垢中庸解云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韶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跡尤著故

正其名如此　論語富與貴章集註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類云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晉錄解題三張九成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　又衛全書載其孟子傳二十九卷論語解不著錄據朱子辨則尚有中庸解也提要曰九成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鎮東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温州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全云仲猷仲圭八字係小注宜雙行寫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

云諷於舞雩之下愚謂（閩本脫謂字）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集證論衡明雩篇浴乎沂涉沂也象龍之從水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從漢仲長統傳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注引論語兩漢刊誤補遺十浴乎沂風乎舞雩說者以爲風乾身詩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矣○元圻案集解包氏曰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吳斗南因仲長統之語而證以論衡王氏此條蓋兼而正之）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原注王元澤○案元澤名雱安石之子）敎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原注商君傳）（全云王元澤論語注嘗以襲原之講頌學宮○元圻案經義考二百十三王氏雱論語口義通考十卷佚陸游曰元澤之歿詔求遺書荊公親筵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亦非成書也又二百十四謝氏良佐論語解宋志十卷未見）

集註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何云出獻公孫林父甯殖當爲之弒剽而獻公復入則甯喜一人之爲然亦殖

之遺謀也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閻按孫叔敖爲令尹於楚莊十六年癸亥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相三去之事○元圻案淮南道應訓亦云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皆本於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集證朱子答范伯崇云此論甚佳　全云亦說得粗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勉學篇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集證劉晝新論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又按宋祁筆記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非老而學也然所出則未詳家語弟子解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元圻案劉子十卷注見卷三第三十一頁劉晝字孔昭渤海阜

城人見北史儒林傳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閻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瑣　全云晉有縣氏檀弓有縣子左氏有縣賁父若仲尼弟子乃鄵亶非縣氏也鄵卽鄵字故一作鄵亶蓋以地爲氏者　繼序按史記有鄵亶而無縣亶　集證史記弟子傳有公伯僚字子周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誰周古史考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家語弟子解有縣亶字子象索隱作縣豐廣韻註作縣亶又爲人史記無之或云卽史記之鄵單也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

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

何其雜也原注非以狂狷爲譏　今本六字係正文　集證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又按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其辭略同

無可無不可致堂讀史管見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閻按元稹亦稱杜子美詩爲無可無不可○元圻案後漢書馬援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隗囂問以京師得失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才明勇略非人敵也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夫子之制之席曾子之簀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元圻案曾子易簀事見檀弓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原注蓋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情也　集證莊子盜跖篇尾生釋文云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誘注以爲魯人又按尚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字微釋名云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是微尾二字古通○元圻案人表尾生高列中中篇內目作尾生高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原注釋文　集證釋文校魯讀云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治其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傅崔子魯論讀崔爲高無誨魯讀爲悔學易魯讀易爲亦正唯魯讀正爲誠蕩蕩魯讀坦蕩爲坦湯褻衣裘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間下如授魯讀下爲趨瓜祭魯讀瓜爲必鄉人儺魯讀爲獻賜生魯讀生爲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仍舊魯讀仍爲仁詠而歸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折獄魯讀折爲制小慧魯讀慧爲惠謂之躁魯讀躁爲傲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爲歸矜也廉魯讀廉爲貶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而窒魯讀窒爲室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篇今皆從古又按論衡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揚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皆從魯讀也○元圻案何晏集解敘魯論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苞氏周氏章句出焉漢末大司農鄭元

就魯論篇章考之亦有以爲之注

陳自明集證名蔚紹熙元年辭科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集證按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又誤以南子爲夏南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閻云五當作七何本作七記必爲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全云不必如此牽合分析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原注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設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疵之集證史遷稱說上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

吏則不言冉有季路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己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元圻案爾雅釋木唐棣栘郭註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棣郭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邵學士正義詩疏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栘唐棣與常棣異而詩攷引韓詩序云夫栘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栘之華萼不煒煒誤以唐棣爲常棣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也 邢疏郭註無今白栘也四字邵氏據詩疏補之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

放〔何云心易放何倘非本病〕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

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元圻案鄭耕老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桓譚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全云孔安國鄭康成王肅劉炫韋昭〕五家而無虞槃注〔原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　全云見隋志晉虞槃佑孝經注一卷○元圻案唐明皇御製孝經序曰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槃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正義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槃劉邵劉炫陸澄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

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讀書志〕謂

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

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

弟子所為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全云馮氏說非○元圻案錢氏大昕曰馮椅有古孝經輯注一卷　孝經序正義曰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益而對也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　孔安國尚書序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及左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許沖上其父說文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荊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

子爲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說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孝經解一卷王安石介甫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而孟子謂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意不爲不義即善與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君子疾夫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宋晁公武撰公武字子止鉅野人沖之之子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臨安少尹又儒家類儒言一卷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光之爲人光晚號迂叟因自號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勒令致仕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原注近世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古文孝經指解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編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者錄解潛藏光書祖禹書各一卷胡爌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誤爲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爌說信然又朱子孝經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

右文二百二十三字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見禮記郊特牲正義）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見史記封禪書集解）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元朗案經典序錄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玄按鄭志及中經簿無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案晉書錄解題載康成孝經注一卷陳振孫曰世祖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用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國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乾道中熊克子復從袁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宮　而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時國學置鄭玄孝經澄與王儉書曰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　孝經序正義曰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永和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著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　蕭山王穀塍曰孝經鄭注久佚武進臧鏞堂輯錄爲一卷日本國岡田挺之於其國所傳羣書治要中得不完本亦輯爲一卷臨海洪頤煊復採釋文邢疏爲補證一卷凡三本鮑氏廷博

並刻於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集又曰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注上帝天之別名也臧鏞堂按正義引鄭氏無二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大致本鄭注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案今本荀子子道篇百乘之國四作家不毀作不毀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翔按忠肅名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嘗從朱子質疑五致錄見宋史本傳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裒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言本於此元圻案樓攻媿彭忠肅神道碑曰公于內艱執喪盡禮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裒集格言類爲一書名五致錄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家範十卷宋司馬光撰首載周易家人卦辭及節錄大學孝經堯典詩思

齊齋語以爲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雜採史事可爲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論說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爲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爲小同 據玉海四十一此條乃全錄國史志之文

詶按鄭氏乃小同注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徵○元圻案唐會要開元七年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劉知幾議曰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皆云郎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爲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秘省而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然孝經非元所著其驗十有二條云云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定爲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共疑焉惟荀昶范曄宗以爲鄭注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又僞作閨門一章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郎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

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疑鄭注理實未可請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 唐志鄭氏孝經注一卷經義考云未見又附載劉肅曰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遁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甚便成允孫所筆也 程大昌演繁露十八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序八分書之立於國學以層樓覆之自注云蔡邕所思洛中記異 後漢書鄭元傳元子益恩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 原注 慈湖何云傷蕭蒙齋何云袁甫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季郭昭卿字指作斈 全云袁正肅公甫字廣微號蒙齋正獻之子 集證隋志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元按案說文斈效也从子爻聲郭忠恕佩觿云出字指 嘉定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伯厚引王去非云云又引慈湖蒙齋說古孝字只是學字案古文學作斈斈从爻孝从老省然兩字不可傳會為一 王去非名遂一字穎叔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理宗時權工部尚書謚正肅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 勢篇 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

日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 原注見東漢韋彪傳注○元圻案孝經廣揚名章孔傳能孝於親則必能忠於君矣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鄭注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 案匡衡亦曰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何云蘇威屈膝於王世充辱親也至矣安能讀此一卷書哉○元圻案通鑑晉紀懷帝永嘉四年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云云何氏讀史管見曰劉盛何奴耳所嗜好乃爾又知行之爲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 隋書儒林傳何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妥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又蘇威傳大唐秦王平王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見李密王充皆

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也

范太史（全云范祖禹字淳甫謚正獻）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眞文忠公（守泉州）勸孝文曰侍郎王公（原注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元圻案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温州樂淸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官龍圖閣學士謚忠文事迹具宋史本傳）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原注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昵之義○元圻案玉海四十九起居舍人林虙編集神宗大訓至訓爲一百門二十卷上之名元豐聖訓　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圜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二百四十神宗熙寧五年十一月上問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王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夫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爲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驩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

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元圻案樓攻媿季公古文孝經指解後序曰孝子之事親終矣此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謂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簀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

男忠錫 孫孝濬 孝瀚 校字